

台灣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夢想與實踐

台灣原住民族の実験教育の夢と実践
Dreams and Practices of Aboriginal Experimental Education

伍麗華 (屏東縣地磨兒國小校長)

在這百年中，原住民族的孩子進入了學校，開始學習別人的語言，學習別人的文化；在現代化的內外交迫下，我們看見「逐漸失去了我們的孩子」的殘酷事實，開始面對「學習落差」、「文化雙盲」、「認同混淆」等現實課題。

問題從學校開始，解決也必須回到學校，我認為推展「原住民族教育」是一帖解方良藥，即還給孩子一個屬於他的課程。

看重孩子的主體性與差異性

筆者於2009年8月前往屏東縣泰武國小擔任校長，雖然遭遇莫拉克風災帶給學校流離失所的處境，不過，在推動民族教育的堅定信念下，我們仍在2010年暑假開辦「暑期民族小學」，課程全由部落的耆老規劃與授課，為之後的民族教育校本課程奠定了基礎。

2011年，我們根據所收集的材料，加以組織轉化，陸陸續續編寫出得以讓學校教師進行每週一節的「民族教育教材」，以及以排灣族



文化為本的「國際教育教材」。為了讓國小階段的民族課程發揮更佳的學習成效，幼兒園階段的校本課程是最為重要且有利的根本，適逢2012年的幼托整合政策，我們率先招收2至6歲的學童進行全族語教學，並引進老幼共學的做法。

在「暑期民族學校」、「民族教育校本課



程」、「全族語幼兒園」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下，2013年我們嘗試走入一般教育的各科學習領域，想開始建構「排灣族本位的各領域課程」，只有如此，才能讓我們排灣族的孩子進到學校之後，可以有個屬於他的課程。

基於這個理念，我們尋求屏東縣政府與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支持，2014年8月12日成立了「屏東縣原住民族課程發展中心」，在4位教材編輯以及4位美術編輯老師的編制下，採取和學校教師合作、與部落耆老討論的方式，開始排灣族本位教材的編纂。我們預計用5年的時間，產出數學、國語、自然以及英語文四個學習領域一至六年級的課本。

2015年8月，我來到地磨兒國小，這裡沒有嶄新亮麗的校舍，也沒有別具特色的校園，但是，這間百年老校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這裡有豐厚的人力資產，我們選擇做一件大家覺得艱鉅的事：我們嘗試進行「文化回應教學」，嘗試由老師共同備課，一起自編族語、民族教育、健康體育、藝術人文……等教材。

在家長的支持下，地磨兒國小一年級老師楊萍率先正式採用經過修訂的排灣族數學教材。為了評估學習成效，2016年1月底學期結束前，學校以學生問卷、家長問卷、使用態度量表，了解學生及家長的反應與使用情形。回收的結果讓我們大大歡喜，不論學生或家長，都顯示非常高度的滿意與興趣。另外我們也透過屏東大學徐偉民教授為我們編制「標準化數

甫通過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給了百年地磨兒一個大步邁向新里程的機會，我們即將在2016學年度辦理實驗教育，採用自己的排灣族本位數學、國語、英語、排灣語、自然教材，並以年段共同備課的方式，開始讓老師自己決定音樂、美術、體育等課程的設計。



學認知成就測驗」，用5間平地小學進行試卷預試，並以本縣5間排灣族學校、5間他縣排灣族學校做為對照組，採用實驗教材的地磨兒國小一年級學生測驗成績，達到了顯著差異。

誠如我們一開始的想像，所有的課程應先考慮學生的主體性與差異性，內容應與生活經驗建立高度的脈絡，從孩子所熟悉的人、事、時、地、物開始，給予文化上的回應與對話，如此才有可能讓孩子樂意學習，進而容易理解，學習障礙自然而然地破除，學習成效也自然而然提升。

前方的曙光不是海市蜃樓

甫通過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給了百年地磨兒一個大步邁向新里程的機

會，我們即將在105學年度辦理實驗教育，採用自己的排灣族本位數學、國語、英語、排灣語、自然教材，並以年段共同備課的方式，開始讓老師自己決定音樂、美術、體育等課程的設計。因為，只有讓我們的老師開始習慣自己決定課程，才有可能進入我心中的第三階段——邁向「真正的民族小學」。

我們有一個夢，期盼有一天大家能看到，學校教育提供每一個孩子他應得的教育，在這樣的基礎之下，找回學習的意義，提升孩子的學習成效，不再有所謂的城鄉差距，建立部落的土地，看見部落的價值。◆

